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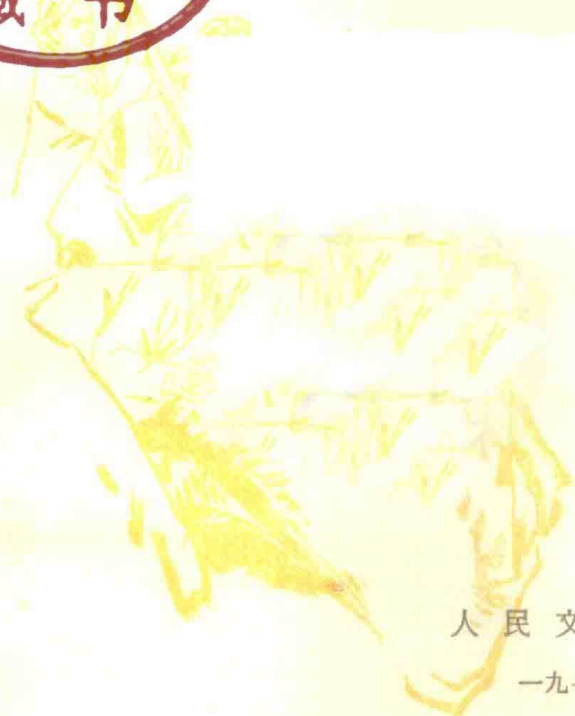
昔阳新故事

昔阳县革命故事编写组



昔阳新故事

昔阳县革命故事编写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普阳新故事

内封、插图：

人民美术出版社普阳编辑组

普阳新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44,000 五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frac{1}{4}$ 印数4

1975年8月北京第1版

197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919·2285

定价0.50元

目 录

花开一路红一路(代前言)	莎 荫 (1)
“大寨路”	孔令贤 (21)
新人闯新关	张廷秀 (41)
金盆口新话	赵联民 (67)
勇往直前	刘思奇 (94)
总队长	李延祥 (124)
草帽辫的风波	张廷秀 (150)
播 种	刘思奇 (175)
风雪断壁崖	宋新柱 (193)
铁媳妇	宋淑文 (221)
“胜天”大爷	常士功 (247)
老会计的新故事	王 禾 (270)
方向盘	宋淑文 (286)

花开一路红一路

(代前言)

莎 荫

我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的《昔阳新故事》的清样摊放在桌子上，认真地读着，思想不由得从书本的故事里跑到了发生在昔阳这块土地上的真实故事里。

—

天不明，欢庆学大寨群英会开幕的锣鼓声，就震响在太行山里的小小山城。还没有来得及掸掉前一天的满身泥土的县委领导成员们，刚刚讨论罢向全县二十万人民发出的新号召，便从彻夜灯火通明的大楼里走出来，迎着初春的晨曦，去欢迎参加群英会的各路英雄。

远处，激越的锣鼓骤然响亮起来。大喇叭里放送出高昂的歌声：

“我站在虎头山上哎……”

大寨的英雄们——郭风莲、贾存锁、宋立英、梁便良……，罩着半旧的白羊肚毛巾，穿着五战狼窝掌时穿过

的衣服，一个接一个，从欢腾的人群中走过来。他们结满老茧的手同欢迎他们的人的结满老茧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胜利的欢笑立刻从那饱经风雨的脸上闪现出来。

跟着大寨英雄走过来的是白羊峪大队的王殿俊。这位二十八年前曾经出席过太行群英会的老英雄，脖子上照旧挎着他那副旱烟袋，步子迈得更大、更坚实了。

南墙大队的李锁寿，这位为改造旧山河被压断两根肋骨而依然不丢开山大锤的英雄，是在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搏斗中成长起来的。现在，他的两眼含着激动的泪珠走到群英会上来。

随后来的是西固壁大队的英雄代表，他叫李七毛。劈开寨岭山，顺直松溪河，空出老坟湾，把千年荒滩变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沃土肥田，这震动过全国的英雄业绩里，他洒过汗水，忍受过艰辛，经历过多少扣人心弦的斗争！

又是石坪大队的英雄。

又是安坪大队的英雄。

又是……

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在缔造新中国的战斗中冲锋陷阵，今天献身社会主义的英雄们来了；经受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锻炼，又在八年学大寨运动中炼出一身革命胆略的英雄们来了；用一颗红心两只铁手埋葬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英雄们来了；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彩绘新江山的英雄们来了；甩掉旧礼教的

精神枷锁，闯开革命新路的英雄妇女们来了。

他们来了。从虎头山上，从松溪河畔，从九龙关前，从赵壁川里，英雄们举着大寨红旗，捧着八年的胜利捷报，披着满身的风尘来了。一个、两个、一千、两千……，不，这不是两千，是二十万，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二十万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代表，是在阶级斗争大风浪里锻炼出来的二十万革命战士的代表，是重新安排昔阳山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大农业的二十万劳动者的代表！

二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雄壮的歌声从昔阳县学大寨群英会上爆发出来，向着界牌岭，向着沾岭山，向着清漳河，向着东五川飘荡开去，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震撼山川，席卷大地。

是的，一切都从这里开始。都从“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里开始。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大寨人从地主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大寨人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从那时候起，在三十多年的战斗岁月里，他们用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战胜了多少逆风暴雨。什么“三马一犁一车”的富农经济，什么“三自一包”的妖风邪气，什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什么形“左”实右的阴谋诡

计，通通批判，通通粉碎！大寨人不要资本主义，只干社会主义！改造虎头山，五战狼窝掌，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他们用鲜血和汗水筑起了条条大坝，垫起了层层梯田，为社会主义画出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写出了一篇最新最美的文字。

人们不会忘记赵小和这个光辉的名字，他是昔阳人民的骄傲。他没有坐在今天的群英会上，但他曾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大寨之花，他是著名的大寨英雄。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金色的秋天报告了社会主义新大寨的又一个丰收年的来临。赵小和，这个把心交给社会主义的人怎能不为大丰收而高兴！他赶着骡子，沿着崎岖的山路，把金黄的玉米穗一驮一驮送到打谷场上。白天，他顶着阳光收割；夜里，他踏着月光驮送。那一次，他赶着驮满玉米穗的骡子往回走，坡陡路窄，骡子的前脚突然踏了空，赵小和眼看牲口要跌沟，斜过身扛住了骡子。骡子得救了，赵小和的一条腿却被压断了。出事以后，他找了个医生接腿，没想到，医生不高明，把腿接拐了。他瞅着这条拐腿自言自语：“拐腿还能大干社会主义吗？不行，还得找医生。”就又请来一个骨科医生。他问：“这腿不能治好吗？”医生看了看，很为难，说：“治是能治好，就是人受罪！”他问：“受什么罪？”医生说：“拉断重接！”赵小和一听能重接，哪管痛不痛，拐着腿跑去叫了三个小伙子，说：“你们一个抱住我的腰，两个用劲拉这条腿，把它拉断！”小伙子们怕他痛，下不了手。他说：“怕什

么，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痛！我喊一二，你们就猛拉！”他象下命令一样，喊了声“一——二！”两个小伙一用力，把接好的骨头又拉断了。医生看着这位坚强的人，感动得嘴唇都发了抖，拿出一身的本事来给赵小和把腿接好了。

大寨人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四年的那件事。那是又一个金色的秋天，大寨的集体经济发展了，重接过腿的赵小和，不再赶骡，而是甩起鞭子，赶起大车拉了。那天，他驾驭着满载秋禾的马车，从山上往回拉玉茭。突然，一声意外的巨响把牲口惊了，受惊的牲口拉着大车在狭窄的山路上飞奔起来，车轮沿着深深的断崖边上滚动。“不好！”赵小和两手紧扣缰绳，用尽全身之力，想制服受惊的牲口，抢救集体财产。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一分钟、两分钟……赵小和力气使尽了，牲口猛一跳，把他压在了车轮下。赵小和，这个英雄的大寨人，为社会主义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赵小和用他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大寨精神的赞歌。然而，在大寨英雄们雄伟的革命大合唱中，他谱写的不过是一支小的曲子。在虎头山上高高飘扬的那面红旗上，不知记载着大寨英雄们多少光辉的战斗史诗。

在群英会上，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大大方方走到扩音器跟前来。陌生的人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就是从陈永贵同志的两手里接过大寨红旗的那个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个只有二十八岁的瘦

瘦的姑娘，身上担着比她重千百倍的重担！

一九六三年，刚刚高小毕业的郭风莲，还是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那时候，大队举办晚会，台上最活跃的就是腰系红绸、载歌载舞的郭风莲。

但是，一场大洪灾，紧接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把郭风莲卷进了斗争的漩涡。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十二年，郭风莲在斗争中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敢斗敢冲的坚强战士，一个阶级敌人见了害怕，大自然见了也低头的革命者。

她从哪里变过来？泡在灾后的泥浆里变过来，抬着狼窝掌的大石头变过来，踩着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变过来，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变过来，顶着旧世界留给我们的那些渣滓的腐蚀变过来……

数九寒天，冰雪盖地，太行山的冬天是严酷的。郭风莲却在酷寒的虎头山上炼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她脸冻破了，手冻裂了，血滴在虎头山的梯田上，连眉都不皱一下。饭来了，打开一看，撒荆冻成了冰碴，窝窝头结成了冰疙瘩。她笑一笑，爽朗地唱起来：“冰碴儿饭香，冰碴儿饭甜……”

天有不测风云。这是科学不发达时代人们用来形容时势变化的一句老话。老话当然不对，因为它宣扬了不可知论。但是，阶级斗争的每一个风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预料到的。当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的时候，有人却捧着刘少奇

的那本复辟资本主义的“桃园经”，偷偷摸摸窜到虎头山下来砍大寨红旗。那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他们手里拿的是“桃园经”、嘴里念的是“桃园经”，在大寨的街头黑板上写的也是“桃园经”。英雄的大寨贫下中农肩头上的压力有千斤重啊，但是，千斤压力能压倒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吗？不！大寨贫下中农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起而斗争了。郭风莲怀着满腔的革命义愤，领着铁姑娘们，擦掉了街头黑板上的“桃园经”，用彩色粉笔，在那块小小的阵地上，工工整整地写上：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晚上，那些推销“桃园经验”的人“动员”她们去学“桃园经验”，郭风莲却领着铁姑娘们跑到村外，选了个地方，围成圈子坐下来，学起了毛主席的著作。

再战后底沟，搬山填沟造平原，土崖一个一个被推倒了，小平原一块又一块被垫成了。突然，一个土崖裂了缝。“危险！”郭风莲、贾存锁、宋立英，一个挨一个冲上去，把社员推开。土崖倒塌了，她们被倒塌的土崖盖了满头土，满脸土，两腿也深深地埋在土堆里……

什么叫英雄？这就是英雄，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什么叫主人？这就是主人，为建设社会主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新时代的主人！

虎头山在地球上不声不响地矗立了几千几万年？谁也说不清。积年累月的山洪从什么时候把虎头山冲刷成

了七沟八梁一面坡？谁也不知道。人们只记得旧世界留给大寨人的是百孔千疮的旧土地，残破败落的旧山河。但是，只过了短短二十多个年头，旧山河、旧土地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变成了历史，进了展览馆。虎头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虎头山的山顶上，成片地长起了郁郁葱葱的青松林。半山腰里，果树园，葡萄园，给虎头山系了一条环形的彩带。接着是层层梯田上翻滚的麦浪，碧绿的稻秧，茁壮的玉米，密密麻麻的高粱。在这仿佛由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画出来的美丽的画面上，五彩缤纷中呈现出一幢幢青石红瓦的新窑新房。……大寨的英雄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就这样建设了一个新大寨，铺出了一条农村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变革啊！

现在，亲手铺了这条金光大道英雄们，在群英会上却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以即将投入一场大会战前的战士的姿态，发出了更加豪迈的誓言。听听这声音，那是对革命的深刻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当我们放眼未来，纵观四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大寨，而是整个地球！”

三

大寨公社留庄大队的农民诗人李居鹏有一首诗，如

今流传在昔阳县：

我们村前头，
是条什么路？
红光照，彩霞铺，
一路两行松柏树。
什么路？大寨路，
毛主席指引众人铺。
通四海，连五洲，
印在人们心里头。
这条路，斗争路，
狂风暴雨何所惧。
凯歌奏，红旗舞，
五亿农民都爱走。
挺起胸，迈大步，
花开一路红一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年，昔阳人民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最了解这条路上的斗争。

来自安坪川的安坪大队的英雄代表聂贵锁，四十岁上下，个儿不大，敦敦实实。沉着，坚定，干练。听听他的回忆，叫人心跳，也使人高兴。

安坪这地方，离城不远，在昔阳也算一片小平原，人们叫它安坪川。其实，所谓川，南北宽还没有一千米。过

去干脆就是一片乱石遍地的荒草滩。据说,老辈人手里,这片滩上也种过一些地,后来因为发洪水,把地冲了。一家一户的农民,没力量对付那大洪灾,只好放弃了在滩里种地的想法。结果,滩越冲越宽,地越种越少,洪水不仅逼得农民种地上高山,连住宅也搬上山了。因为土地叫河冲了,人们就生出法儿赚钱活命。擗毡的,编筐的,外出揽工的,反正种上吃和买上吃一样吧。后来,安坪解放了,办农业社,成立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大,生产也有了发展。可是,就是那个老习惯没有变,照样靠副业赚钱生活,安坪川也没治理。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吹的一股“三自一包”的邪风刮到了安坪。那时候,有些人不懂得这是资本主义的歪道道,就跟上走了。就在那片乱石滩里,搞起了“自由”开荒,一人种一分菜,二分麦,这儿刨一巴掌,那儿开一簸箕。这一下,安坪川成了旧社会老和尚穿的“百纳衣”。那时,有人有意见,说安坪川快要成了小块地的“自由市场”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把人的思想提高了,贫下中农看着百孔千疮的安坪川,再也忍不住了,在聂贵锁的带领下起来革了命。

在那些日子,安坪大队就象开了锅,大会,小会,批判刘少奇,批判资本主义,比土地改革那时候还热烈。在聂贵锁的带领下,安坪的贫下中农下定了决心:“学大寨,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靠艰苦奋斗干社会主义,治理安坪

川！”

数九寒天，西北风打着唿哨，大雪把安坪川盖了个严严实实。向安坪川的进军就在这时开始了。红旗满川，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当摊开了两条沟，从五尺深的沟里往起打坝，一直打到比地面高七八尺。大量的黄土从两边山上拉进了坝，坝里的乱石被埋到了三尺以下。千亩乱石滩，一个冬天变成了人民公社的米粮川。安坪大队在大寨道路上甩开了大步……

这时，走在安坪大队前面的西固壁的英雄们，已经闯出了他们门前的那条大寨路。

文化大革命前，西固壁害的病，比安坪还重。这个界都川上的小山村，村前守着七百亩大的河滩，却没种一亩滩地。外村有人摸不透原因，议论说：“西固壁人懒！”西固壁的贫下中农听着别人说闲话，心里是酸甜苦辣不是滋味。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的时候，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李七毛再也忍不住了。他问贫下中农：

“我们懒不懒？”

“西固壁的山是我们开，地是我们种，谁说我们懒！”

“为啥七百亩乱石滩变不成地？”

“把话挑明了：支部书记爱的是搞副业，赚大钱，投机倒把捞油水，社会主义的事儿他不干！”

一提支部书记，知道底细的人开了口：“日本鬼子在那年，他是大红人，踩着咱穷人的脊梁要过威风呀！”

一场大斗争开始了。揭发，批判，群众把那个混进党

里的坏人挖出来了。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西固壁的共产党员举拳头，开除了那个冒牌的共产党员，选李七毛当了党支部书记。

当选支部书记的那天晚上，李七毛把党员找到一起，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活着就是干社会主义。如今，学大寨运动把全县二十万人都动员起来了，五条川，川川摆战场；三千条沟，沟沟有工程，咱西固壁人不是属熊的，为甚就舍不得为社会主义流点汗？”

党员们听着李七毛的话，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滚：

“七毛，咱西固壁的贫下中农喝过旧社会的苦水，是毛主席、共产党把咱领上社会主义的路，为社会主义，咱们敢上刀山，敢下火海！”

“有什么大计划，你就说说吧，咱们不会给党的脸上抹灰！”

“入党的时候我们宣过誓，为共产主义命也不要了。如今，大寨党支部把红旗插上虎头山，我们抬头就能看见，难道我们舍不得流点汗！”

多好的同志啊！李七毛激动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往党员们眼前一铺，说：“来，你们看，这就是我的想法。”

二十多个党员哗地一下围了上来看图纸。有的人吃惊，有的人沉思。当村鸡三唱，一线晨光透过窗缝钻进窗

洞的时候，一个决议形成了：“劈开寨岭山，顺直松溪河，空出老坟湾，造它七百亩好地，向松溪河要粮，叫西固壁开一朵大寨花！”

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阶级敌人的破坏，右倾思想的反对，习惯势力的阻挠接踵而来。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怒潮面前的小小顽石，再也挡不住西固壁的革命洪流了。劈山工程开工了，拦河大坝工程也开工了。

李七毛，扛着行李上了山，在山巅的席棚里就地打了一个铺，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他干在工地，睡在席棚，吃在山头。

老婆来问他：“我怎么办？”

他说：“上山！”

孩子来问他：“爹，我们上不上？”

他说：“山上是好课堂，上！”

上了年纪的老父亲，也跑来对他说：“七毛，爹也坐不住了。”

他说：“好啊！咱要学大寨，干社会主义，爹你也往前闯吧！”

整整九个月，李七毛和他的一家在山上度过了严冬，迎来了春天。当秋风吹过松溪河的时候，西固壁劈山改河工程胜利完工的捷报飞进了昔阳县革委会的大楼，又从广播站的喇叭里传送到了全昔阳县。

八年，在昔阳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发生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变化！在县城里，在集镇上，